·新旧桂系·

广西军阀见闻记

万　武*

1898年我在桂林研究公羊学，随五胞兄叔宇奔走于康（有为）梁（启超）之门得与汤觉顿、龙积之等定交。1900年入长沙，得交梁启超、唐才常、谭嗣同及时务学堂高才生章行严、陶严、陈少芝、李虎村、蔡佩珊、何铁笛、宋教仁、黄克强、彭希民等。诸友中，只章行严、唐才质今尚健在。富有会被破获，唐、李、蔡、何等死之，少芝、佩珊、希明等幸免于难。1901年赴日，学警察。后到沪与马君武等筹办中国公学，继又赴永明办学。加入同盟会，系由黄克强、马君武之介绍。某年广西兵备处总办庄蕴宽委我充广西测绘学堂干事。此时蔡松坡已先我入龙州任讲武学堂总办，衡宇相望，过从甚密，常与驱骑郊外，一显身手，至足乐也。我在龙两年，与陆荣廷、陈炳焜交情甚厚，旋与陈有金兰之好。松坡赴滇应李经羲之召，我随测绘学堂迁往桂林。1911年6月，接陈少芝云南来电云：有要公借重，速来。遂赴昆明，奉委为个旧锡矿公司总稽查。少芝常往来于省个之间，该公司为民党总机关经济之来源。及云南独立，少芝以宣慰使名义随军人川，我回龙州劝说陆响应。我到达龙州，陆已在广西宣告独立。我的任务可以说是不费举手投足之劳而完成了。本文所述，皆为与陆荣廷直接或间接有关之事。

招安前的陆荣廷

陆荣廷系出身绿林，做过督军，曾统率数十万军队。我记得他在南宁坐镇的时候，闲着无事搓麻将，可算是嗜好。有一天，晚饭开过了，座子三缺一，他忽然说道：“前几天有人说我是绿林出身，应该算是盗阀。我听了颇觉惭愧，觉得他们太过于恭维我了。盗还有阀吗？不错，我曾经做过强盗来，我以为做强盗总得要具备几个条件吧，如打家劫舍，谋财害命，杀人放火，掳人勒赎等等才算是强盗行为。但是我行盗的地方是安南，不是中国。杀的是压迫安南人的法国鬼子，谋的是法国鬼子的财，不是中国人的，更不是安南人的。我打法国鬼是替安南人打抱不平，是为祖国报仇。诸君呀！法国鬼子把我们的兄弟之邦夺去，还不应该杀他吗？除了公仇之外，他与我还有私仇呢。”

陆沉默了几分钟，接着说道：“说起来话就长了。好多年前，那时我才二十三四岁，在龙州二府衙门当亲兵，颇得老爷的信任。我终日总是愁眉不展的。他常常问我所

* 作者当时系广西测绘学堂干事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苦。我告诉他说三两六米饭吃不饱。他不久就裁去了一个弟兄，升我为副十长，吃双饷。我呢，仍是不得一饱。我因此就掼了纱帽，回到乡下种地过苦日子去了。那时我早已娶了谭氏做老婆。”说到此处，谭浩明也来了。陆起身招呼了一下，仍兴奋的指着谭道：“我娶了他姐姐以后，她经常是住在外家的，因为她是千金小姐，吃不起苦。好在我在二府衙门当差，事情多，不能天天回家，所以内外都无怨言。一直到我不干了，她便回来住。她落家以后，每遇年节（以手指谭），他们都以五斗米为年节礼物，但是要自己去取。有一年，离过年只有一天了，天下起毛毛雨来。我本不想去拿米的，谭氏再三说，你还不去拿礼物吗，你想和肚子打架吗。我提起一个空篮子，走到谭府取米。那年谭府光景也不好，年礼减为一斗。我只好提着一斗米的篮子走回来。因雨天路滑，不提防滑了足，跌了一跤，一斗米通通落在塘里。回到家里，谭氏问我，我不理。谭氏又道，你聋了吗。我气极了，闹了个把钟头。”

陆又说道：“而后我就把鸟枪擦得雪亮，取了一口土铁钉装了进去，又加上些火药。将桌子用力一捶道：我陆阿宋连做贼都不会吗。遂拿起了通带，背起了鸟枪，大踏步向前面的黑松林走去。找一个人不能见我我却能见人的地方等候那该死的人来送死，好给我过个肥年。好容易太阳偏西了，才有人唱着情歌向着我等候的地方缓缓走来，我就举枪瞄准等候着。那人越走越近，我的心跳得越凶。忽然被自己良心所驱使，不禁自问道：陆阿宋，你晓得要过肥年。他呢，被你一枪结果了，他的钱被你劫去了，他的父母妻儿等他不见回来。设身处地，你若是他，你当如何。在良心的呵责下，眼睁睁地望着他唱着歌走过去了。那时我的心平静了，但是肚子又抵不住了。”

陆继续说：“这时，鬼使神差，我突然想起了从前有一法国兵嗾狗咬我的仇恨，想起了法兵痛打安南人的事情，想起了法国兵强奸安南妇女。我要杀尽那些禽兽不如的法国兵，我要帮安南人复国，我要认安南人为亲人，法国兵是我的仇敌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正在良心受责、认清了仇敌的一刹那时，发现了一个戴二划袖章的法国兵，他牵着的那只咬过我的狗，向着我隐蔽的方向奔来。我在这生死关头，沉着的对那法兵打了一枪，便把他打死了。他身边留下的是为我朝思暮想的双筒两用猎枪，身上带有 48 元法国钱，还有一只金表，都被我收了。”

第二天，在麻将台尚未摆开以前，陆又补充昨日的话说：“大凡受过训练的猎犬，它一定是勇往直前的、向敌人进攻的。因为我隐藏地点有不少的荆棘掩护，锁它的又是一条相当长的铁链，狗钻进了这种地方，进退都不自由。在这万分危急的场合，我抢先瞄准了法兵的头，一枪便结果了他的性命。出事地点是远在中国境外三四十里的，当时法国也无理由向中国官厅交涉，及至真相已明，我已经落草了。”

招安以后的陆荣廷

陆荣廷的势力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。他没有在国境内杀人放火，官厅是不愿过问的。尤其是有人替中国出头，杀几个洋鬼子，无人不拍手称快。但是法国人则已谈虎色变，不可终日，于是买通当时的广西提督苏元春，招安了陆荣廷，编陆的部属为三营，每营 201 员，并委陆充帮统。因陆不谙礼节，派左江镇统兵马统领部下的差官陈炳焜教

他官场礼仪，陆、陈之结合即自此始。其后陆升一级，陈也水涨船高，一直到陆做了两广巡阅使，陈就做了广东督军。

黄克强在长沙策动革命时，令我随同刘道一赴湘潭说马福益，赴广西说陆亚发。我到了广西，正要和陆亚发接洽，谁知陆亚发已被他的至友团总某甲（忘其名）所卖，把他诱缚解交清吏了。陆亚发在桂林被杀害，那时我正在桂林。记得有一天，满街人声鼎沸，只见岑春煊坐了一顶上无顶篷的明轿，前面扛着由四品京堂到两广总督的几十对官衔牌，后面是五花大绑的陆亚发。游了半天街，到了法场，刽子手将陆亚发开膛摘心，将血滴入已装满酒的大碗中，递给巡抚（忘其名）。巡抚既不去接，又不忍看，偏过头去。岑就不客气的一饮而尽。出卖陆亚发的某团总，后来赏给一个知府衔，以为酬劳。总兵陆荣廷被委充左右两江的清乡督办，此后陆荣廷便隆隆日上，成了广西的统兵大员。

讨 袁 之 役

袁世凯称帝，倒袁者蜂起。那时袁之亲信龙济光坐镇五羊城。讨袁必先谋去龙，要把龙济光驱出广州。陆荣廷、陈炳焜于是率师入粤。当时陆荣廷与左右已成为一个集团，除陆、陈外，如李子宜、韦荣昌、林甫田辈皆有勇无谋。陈之能坐第二把交椅者，以他比他们多读几天书，有点鬼聪明。谭浩明尚甘居老三地位，不是偶然的。况且在决定大计的场合，最后都是要请示陈督的。

陆之讨袁计划已定，一切战略措施只有最高级干部才能参予机要。林竹君为陆多年旧部，当时充陆秘书长，当然参与机要。副秘书长唐锴稍稍得到一点消息，竟据此向王祖同告密（时袁的势力已伸入广西，初命刘承恩来做巡按使，继改派其心腹王祖同）。事为李子宜所闻，开一中级干部会议，决定在次日誓师时，将唐杀以祭旗。中级干部的议决，由李子宜向陆报告。陆闻之大不谓然，对李道：“唐锴跟随我几年，不无微劳。他利令智昏，出卖人格。但是于我无损。在他枉做小人罢了。他自从吐血后，就没有愈过。我看他也活不到一两年，我不杀他，叫他清夜扪心去受良心裁判。我想那种痛苦，一定会比杀他一刀，打他一枪还会增加多少倍呵。”于是令人把他叫来，对他说道：“唐先生，你吐血好了吗？”唐莫明其妙，脸红一阵白一阵，半天不说话。陆继续道：“唐先生，我明天要出发湖南了，我想你的病又未好，途中辛苦你是受不了的。我已经叫人派好了船送你回桂林养病。这里有 3000 元钱，你拿去做医药费。另外还有安边玉桂一对，也是你用得着的。去吧，后会有期，多多保重。”说到此处，唐即跪下叩头，说了一句话：“都督的恩典。”其后听人说，唐到了桂林不久便死去了。

护国之役尚未发动时，便有不少的人奔走呼号，以广西为重点。如李书城、仇亦山等都来到南宁劝说陆发难。经陆多方考虑，对各方代表答复云：“如果各方有人发难，我陆某一定附骥尾，决不食言。”及蔡松坡在云南发动的时候，陆所出的支票也即时兑现了。

我此次到北京，会见仇亦山、李书城时，还与他们说起他两人在南宁请谭浩明出兵的事。仇是代表湖南刘建蕃的，李与金永炎是代表黎元洪的。又莫荣新虎视五羊城时，

谭延闿来粤搬兵，我曾陪他到南宁与陆接头。陆曾有所赠，有人说是饷 30 万、枪 3000 支，我不经手，无从肯定。谭的回礼是下款署“弟”字的手书屏条四事而已。

旧桂系之全盛时代

讨龙（济光）成功。陈炳焜在率师东下之前夕，在坐船上和马千里（江西人，留学日本，为陈之盟弟）、秦一民（百色警察局书记，为人小有才，未出省门一步，谨小慎微善于逢迎，会打小算盘，为陈赏识）开三人会议。那日发言，首推马千里。马于怀中拿出预先写就的计划给陈，陈边看边点头，大有欣赏之态。看罢即转递给秦一民。一民匆匆一览，即向马曰：“高明高明。领教领教。不过要在你跟前问一问：第一，你主张多给饷械与客军，助其返回闽、滇。万一不去，又将奈何，不去尤是小事，倘掉转枪头向我，岂不铸成大错。余实不敢苟同。第二，钮惕生为督军好友，志气不小，绝对不是区区一个参谋长所能满其愿望的，我恐怕督军不是他的对手，如果驾驭得住，倒是一骑好马。第三，顾问、参咨本属名誉职，无关大计。不过古人有云：唯名与器不可假人。万一他们借势招摇，谁负其责。第四，说到报馆，什么人民喉舌，如果敢于造谣，杀他几个，有何不可。至广东省长一席，要末督军自兼。汉民挟民选以自重，岂肯乐为我用。胡氏兄弟跟着陆老帅屁股，老帅长，老帅短，其意何居。一旦有了实权，必能为我之患，不可不虑。”陈闻之，以为他确有见解。马虽不满秦的异议，但秦言之成理，一时无法驳倒，讨论只得暂且作罢。

隔了三日，广东督军署的新贵大摆酒宴，遍请满城文武，秦一民已穿上了陆军少将的礼服，在客厅帮着陈督军应酬来宾了。这位马先生到此才了解宦海风波，官场如戏，于是就上了一书要求告归林下。陈答复他十个字是：“少安勿躁，尚有要公借重。”从那日起，二三等的要人天天高会，幕僚长秦一民餐餐坐首席，可惜半月未满，他旧病大发，竟病倒了。

陈督答复马后，不久委任马为清理积案委员。当时督署中押了 500 多名所谓匪犯，多数是与政治有关的人。他们背后大都有靠山，常常有人出面说项，释放一名至少有一千八百的交济费。平均计算，每名 1000 ，总共就是 50 多万，是极好的肥差。就陈督来说，是对老友的一种调剂。但马是一个书呆子，脑海中没有半点那种思想，于万分不快中就职，十天以内，个个释放了。交卷以后，改委他为参议，月支 160 元。从此他也少与一日万几的伟人接近了。

莫荣新为陆老帅的老友，火头军出身，在广西旧军中资格最老。今居陈下，心已不甘。此次以旅长兼镇守使招牌随陈东下，以为升师长是毫无问题的。不料师长一席，发表了陈的侄儿坤培。莫既达不到升官目的，遂向发财方面进军。但又为财厅厅长田文甫把持，包赌一事，功败垂成，愤而辞职。陈、莫因此不睦，酿成为倒陈之远因。近省之补抽厂税收给了胡汉民之兄清瑞，官煤局委了旧上司马统领之子缦卿，内部既有秦、马之斗争，外部更无从染指，甚至于虚名亦不易得。于是旧桂系中之郭松年、曾其衡、龚宇廷遂勾结粤省之杨永泰及客军将领，以倒陈扶莫为口号，一致向陆老帅进攻。结果陈失败了。莫登台后，郭松年任参谋长，杨永泰任省长，曾其衡任财厅厅长，龚宇廷任造

币厂厂长。此乃倒陈中出力最大者。

桂军人粤时，省长为朱庆澜（他是有武力的省长，统军号称 1 万，约 50 营）。朱既去，省长一职给了陈炳焜之儿女亲家李耀汉。又恐李不听命，委前广西警巡道胡铭盘为民厅厅长以监视之。其后“粤人治粤”之声浪，李喊得特别有劲，此为陈、莫所不及料者。朱去后，其军队多数交给陈炯明，又为粤人增加了武力。陈、莫二人不懂政治，初则以莫倒陈继则团结倒莫。倒莫时最有实力者则为魏邦平。因他的警兵拥有 3000 支犀利的新式无烟枪也。马早建议过，要撤换魏，收其枪械，奈未见用。

陈炳焜之一度东山再起

陈炳焜下台以后，息影柳州，和陆荣廷的感情日趋恶化。广东撤退的军队仍不在少数，如陈坤培、刘震寰等皆陈一手提拔的人，当然不甘伏处。老谋深算之陆，岂有不知之理。于是起用陈之声浪，甚嚣尘上，马千里也是奔走的一人。陆、陈最后协商，陈以省长名义坐镇桂林。又提到秦一民的出处，马绝对反对，举出秦失人心的例子很多。有一天开了晚饭，陆即叫马随他去内室，向马道：“千里你好大胆。”马弄得莫名其妙，看陆的表情不像有恶意，遂很小心问道：“老帅究竟是何意思？请明白吩咐。”陆曰：“陈督脾气，我尚不敢捋他的虎须，你敢说他的不是，岂不是胆大吗。”马听明白了陆的意思，便说道：“陈督遇我厚，我两人交情又够得上规过，哪能不说呢。”陆闻之颇为感动，说道：“陈督面前还有你肯进忠言。我呢，连半个像你这样的也找不出啊！”马即道：“老帅为人还用得着要人规过吗。万一有的话，我也可以说的。”陆问马道：“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马答道：“我广东每月有 160 元薪水，足够我的家用，我不拿他的钱，以客卿身分替他效劳。”陆听马表示了态度，拍了他一下肩膀说道：“好的，如此我就放心了。”从袖中取出一个有他的造像的一两重的金章给马作纪念。那一次马与陆竟成了莫逆之交。不料，马随陈到了桂林建牙开府，陈仍不免暗中领教于秦。一个月过去了，马奉到了一件委他去作容县县长的命令，马不肯去。那时马有一外甥熊中甫，奉陈之命再三来催，他才上任。马走后，陈炳焜又将秦抬了出来。几个月后，马遂辞职不干，到了北京去找徐扶苏谈省宪。又到了长沙与赵恒惕联系，赵颇以马的主张为然，愿意调和两广。及马赶回广西时，两广已兵戎相见了。陈即率师东下，坐镇苍梧，更不料刘震寰倒戈于前，沈鸿英独立于后，遂一败不可收拾。

论理要退只有向大河退，那有向抚河退之理。考其原因，乃是前 5 天秦曾电他的妻子来梧州，如不由抚河撤退，他的妻子到了梧州会变成俘虏。秦之贻误大局，可胜诛乎。陈到了桂林，即住在秦家。马去拜访，竟不获一面，盖畏秦之麻烦也。

炮击莫荣新与桂军之失败

中山先生在广州士敏土厂成立了大元帅府，去庆贺的人不多，尤其是莫荣新全不卖账。有一天中山气极了登上兵舰，以实心大炮，放出了有矢之的。那天是胡清瑞做东，在东堤捧姑娘，摆双台。他来我家（我与他只一墙之隔），向我道，外面风声不好，今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晚上恐有乱子出。我问他的详细情况，他也不说。我要他告诉郭松年或莫督，他都不肯。他的道理是：“说出来的话，如果应了，他们会追问来源。不应吧，说我造谣。”又云：“如果在过去陆、陈时代，我怕什么。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我实在不敢。”原来莫荣新最好杀人，有一次他在任内，团局解来了他所谓的土匪一名，他说了顺手二字竟杀了两名，把一名解匪的人也杀了。那天胡仍然去赴宴，花酒未摆，例应先摆赌局，牌九麻将样样俱全。胡的赌瘾是非常之大的，那天他不到开席就不见了。我有点惊惶，就叫我的轿夫加了两名抬了回家。过林虎的司令部时，已戒严了。到家不及半个钟头，大炮便不断的响起来。打电话问郭松年，他也说不知道。到了天明炮也停了，郭来电话说出真相。原来中山先生炮击督军署，事前胡清瑞风闻后亦曾对马济说过。马即据以告郭松年。郭电林虎戒备。及至那夜，一炮弹打中督署，天明始知弹由海军舰上发出。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劝中山结束此事。街上发现两种不同的告示，中山告示是说惩戒莫荣新；而莫荣新则说是龙济光余孽捣乱。一场天大的风波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从此以后，粤、桂遂各走极端，以兵戎相见，结果将桂军打得落花流水。

按当时桂军在粤尚有数十万，何至不能一战。这是有其内部原因的。莫荣新在广东治粤的政“绩”是文官要钱，武将怕死。莫本人常常公开的问部下“捞得好吗”。意思是要部下报效他。他本人什么钱都要，早已有口皆碑，老百姓恨他入骨髓。只要有人喊个口号，便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。受他指挥的分两派，一为沈鸿英，二为马济、林虎。陆荣廷见莫在广东支持不了这个残局，就命马济东下主持。马入驻督署，发号施令。向来发电总是写“督军莫，济代”字样的。有一日，发出一电写的是“督军济”字样。沈鸿英向来是垂涎广东督军的，接电后以为马济已真的当了督军，他的督军已成梦影了，说：“老子还打个什么鬼。”于是沈等桂军将领就撤兵回桂，在粤桂军遂整个失败了。

陆荣廷之死

陆荣廷息隐于苏州，买受了落水仓桥的房屋，和常州刘百中结为儿女亲家。在这所大屋内办了一堂喜事，便感到经济困难了。他的手一向是松惯了的，他一手提拔的田文甫虽逢年逢节有点供献，但也无济于事。谭浩明也死了，陈炳焜困守天津自顾不暇。莫荣新一毛不拔，见人就哭穷。陆感到非收缩不可维持，遂将落水仓桥之大厦出售，在上海租了一栋旧式三楼三底的房屋，勉强安顿家小。不久，就时感到不快，旧部只我和其他两三人尚常去问候，但每每凑一桌小麻将都很为难了。这种生活，他当然是受不了的。他也就不得不病了。最后，他的养子陆裕光卖了一只钻戒，得价 5000 元。陆荣廷向他借用四分之一都不能如愿。因此一怒，病加沉重，未及百日便与世长辞了。

秦步衢之死

辛亥年桂林独立时，有举人秦步衢者，是虎而冠的人物，把持团局多年，乡民受其患者指不胜屈。桂林反正，官吏纷纷逃散，他以为时机已至，遂夺取巡警道位置，兼充

团局总办，人皆侧目。他每外出，前呼后拥者数十人，皆头结英雄结，身背大刀，招摇过市，自以为无上光荣。市中流氓，奉之为首，故恶势力也一天一天的猖獗。陆荣廷来桂，误认为民意攸归，虽有弹劾者，亦未及深究，以致坐大其势力。当改编军队时，居然荣升旅长，驻防全州、桂林一带。蒋翊武在全被捕即彼之部下所为。袁曾悬赏万金以通缉蒋氏。秦既捕得蒋氏，认为是将来建牙开府的机会，遂不惜违反惯例，将捕得蒋翊武情事，越级电呈袁氏。得袁复电，着解桂就地正法。及陆失败，秦亦出走，至沪滨作寓公。不数月，他见桂林恶势力日在膨胀，即率同他文武二大将（一姓蔡，曾充他的营长；一姓吴）返桂。到桂后，人们见其手无寸铁，而大量滥发纸币，无不切齿。这时候有农民刘四麻子，曾受过秦的大害，据刘后来亲口告我，秦步衢丧命经过如下：

“我（刘自称）的住所是六合团部的紧邻，我的菜地与团部有交错之处，团总们要我送给他们拓展地基。我父不允，他们怒了，就诬赖我父通匪，送到县衙门关了两年，折磨死了。我怕他们害我，便逃走出外，参加了会帮。在省外给他们当老么，一直经过了好久，才回到了桂林。又遇到了沈鸿英倒戈打陆荣廷。陆、沈先后离桂。有一天，我遇见没有番号的军队，我既无家可归，就参加他们的队伍。第二天奉命去抓秦步衢，我也是一个。到了他家的门口，我们在先明明看见一个人进门，何以偏搜不见呢。最后搜到门房，看见蚊帐在打颤，可巧蚊帐便掉了下来，在蚊帐后面有一个人。我们抓了他出来，他跪在地下不断的叫爷爷饶命。我们问他你叫什么名字，他答是叶老大。问他秦步衢到哪里去了，他说不知道。他的面貌我还不认识吗，况且是杀父之仇呵。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我就赏了他几个嘴巴，他杀猪似的叫唤，与他当团总老爷时迥然不同了。我打了他几下，同去的人拦阻我道，且莫打他，先勒令他献出金器来。他起初不认帐，后来看到情势严重，绝对搪塞不下，他才端了扶梯在瓦面上取下了不少的黄白物及四支无烟枪。他们把他的金银收了。我恨透了，将他戳了 81 刀。”

追述运动马福益事及其他

庚子年，余因唐才常富有票一案被逮，幸得王必石年伯的力获免，遂往洪江避避风头。其后黄公克强与彭希明、陈少芝、曹亚伯诸君在长沙重整旗鼓，公推余与刘道一往湘潭，说“哥老会”首领马福益，共图大业。我同道一兄由长沙小西门外搭了夜船，去到湘潭，找了一个姓苏的圣贤（会里办文件的名曰圣贤二爷）引路。步行了 40 余里，才会见了大名鼎鼎的马福益。他大概有 30 多不到 40 岁，英伟中带忠厚。他是正龙头大爷，雄视永州、长沙、衡阳三府，官兵莫奈伊何。若说他的为人，刚愎自用是他的毛病，赏罚严明，重义轻财又是他的长处。他专与官兵为难，决不扰害地方，所以官厅总捉他不着。他又是科班出身（赤手空拳由老么升到大哥的叫科班）。所以能为一方崇仰，若是得到他的“柳叶子”（名片之别称），任你走遍永、长、衡三府，都有人供养。

我们见了马大哥之后，将克强的信交他看了，他当时颇轻视我们，因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革命，更不知道黄轸为何许人（克强原名轸，后改名兴）。那时，道一兄有点沉不住气了，便开言道：“马大哥！我今天是奉黄先生之命而来，除了信上的话以外，我尚有几句，要在大哥台前领教！请你容许我说完，如果不以为然，我们马上就走。我

今天要请教的是：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，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？还是开开山，拜拜台，收点党徒，弄点金钱，头上插个草标，出卖人头呢？或是收集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，莫奈我何，然后再受官厅招抚，别开生面去做清朝的奴才呢？我们闻大哥之名久矣，知道大哥是个汉子，又是替老百姓打抱不平的英雄。所以我们黄先生才特地派兄弟们来，同马大哥谈谈。信上不能说的，由兄弟口述。”

谈到此处，马大哥就肃然起敬地道：“两位先生，恕兄弟是个村野之夫，一切不懂，请多多原谅。我的先父，在会中颇有地位。兄弟在童年，每每听了先父说，清朝人关的时节，因为要压迫我们汉人剃头发打辫子，为那一件事所杀死的汉人，已不下好几百万！光说扬州一处关起城来，杀了 10 天才封刀！我当时想，既是要死，何不团结起来反抗呢？所以我今天才干这营生，也是为了要团结一致，来做灭清复明的事，现在只能算有了点点小基础。只是我常常感觉到我的部下读书人太少了，虽然有几个办笔墨的，也无非是似通不通的落魄江湖的子弟，所以每每觉得有才难之叹。现今听到先生一番言语，令我茅塞顿开。古人有云：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我今天可以说是读了 10 年书了，望继续不客气的谈下去。先生来意，我大概晓得了一点，请再详细的指教，告诉我将来要我如何做。如果用得着我的时候，无不唯命是听。”

先前刘道一兄侃侃而谈，我在旁替他捏着一把汗，诚恐将那龙头大爷弄惹翻了，我辈性命会发生危险。倒不料马大哥反而被折服了，真不愧是一个负一时盛名的草泽英雄。我两人见他如此诚恳，也就与他道了歉。那时正到了开夜饭时候，马大哥吩咐摆饭。饭罢，道一兄又继续说道：“先前冒昧得很。大哥不降罪已属万幸，更蒙推诚相待，足见名不虚传。今请再继续说我们未了的话吧。我辈革命的宗旨，第一是为图强，请看我们今日的中国，还成国家吗？推原其故，都是清朝弄成的，所以非革他的命不可；第二是清王朝统治者的心中，认为我辈是他的家奴，情愿将国家送给他的朋友，不愿还给原有的主人。至于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的血债，也是到了清算的时候了。因为马大哥是当今的豪杰，所以黄先生觉得好汉当爱好汉，猩猩当惜猩猩，故此派兄弟前来领教。若能得马大哥的赞助，我们的革命事业，就有一大半把握了。”说完，就指着我向马大哥道：“这位万先生，我们还要请他去柳州见陆亚发大哥呢。”经此一谈之后，主客之间，遂成了水乳交融了。我同刘道一在马大哥处，住了约莫 10 天左右，如何商量条件，都由刘道一去办。我因另有使命，遂由马大哥派了一个心腹叫王桂林的拿了马的名片，一路护送我到了柳州。

我在动身的前两天，马大哥有一个结义兄弟叫马龙标的，少年英俊，办事能干，颇得马大哥的宠信。因他长得漂亮所以有了不少的风流事迹。会中一个弟兄的妻子，和他勾搭上了。按照洪门规矩，对于穿红鞋（即指与会中兄弟的妻通奸）是杀无赦的。那件事给马大哥知道了，就将他交刑堂提讯。讯问明白，判了死刑。定了执行的日期（我动身去柳州的前两天），龙标辞别了马大哥，当面托他照顾自己母亲，然后慷慨自赴刑场。我还记得那天夜晚，是苦雨凄风，送他的人约有六七个，我与道一也一同前往。马大哥依依不舍的对他说：“兄弟呀！你不该生得太体面了，所以送了你的性命！”马大哥说完之后，一行人向前迈着步，龙标一人在前，马大哥第二，第三是我与道一并肩而行，一行八九人，鸦雀无声。正走时，忽闻龙标用极悲惨的声调叫了一声“大哥，

地下滑得很，前面又有一条小水沟，你留心点啊！”大家听了都不觉泪下，尤其是马大哥，忍不住泪流满面，叫了一声：“兄弟！谢谢你。祝你 18 年后再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！”说话之间已经到了刑场。我留心看那刑场如何布置，原来一无所有，只见前无去路，对着我们的，是一片茫茫的长江上游。那时龙标高声叫了一声：“各位兄弟们！龙标少陪了！”咚的一声，只见水光荡漾而已。马大哥默祷了半晌，才率领一行人返回。其后，我回到长沙，才知道马、刘在湘潭起义，遭到了惨败，同时被擒。马之党徒甚众，清廷恐生变乱，先将马杀害。道一尚扣押臬司狱，余曾探监多次，数日后，道一兄亦从容就义于浏阳门外矣！

（1961 年 4 月）

广西陆军模范营

冯　璜*

在旧桂系陆荣廷统治下的广西，用政治黑暗、经济破产、文化落后、军队腐败 16 字，可以概括它的全貌。军队是陆荣廷统治广西、讨袁、护法、囊括广东的本钱，支持了陆在广西 10 多年的封建割据。由于陆荣廷、谭浩明等出身绿林，知识浅陋，所以不信科学，畏惧陆军学生，在广西督军署和湘、粤、桂联军总司令部内用上了个全不知兵的文人陈继祖为参谋长。

时有马晓军，广西容县人，清末秀才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，是广西第一个留日士官生，毕业回国在北洋政府陆军部当参谋。马在日本、在北京，关心国家军队教育，先后写信给陆荣廷建议改革。马调回广西后，在督军署当少校参谋，力言整军经武的重要，最后得到陆荣廷批准，在南宁成立“广西陆军模范营”，任马晓军为中校营长。

组 织 编 制

模范营筹备就绪后，于 1917 年 5 月 1 日举行开学典礼，地址在南宁东门外标营（即旧飞机场）。马毓骝（子骏）为少校营附，上尉副官罗经，一等佐军需阚宗骅，同上尉书记韦超庸，营部设有医务所。营辖四个连，连长、连附（不称排长）姓名如下：

第一连连长朱为轸，连附白崇禧、区景璋、阳鉴、许汉琛、韦某某等。

第二连连长曾志沂（希吾），连附夏威、徐成（启明）、张守义（淦）、阳应照、杜柏、潘复。

第三连连长黄旭初，连附黄绍竑、潘启坚、况永等。

第四连连长龙振麟，连附梁朝玑、黄中骢、廖光、况淑、周治光、徐耀祖，司务长张耀卿。

广西陆军学生不少未委实职，处在候差状况，只好派来模范营从事教育工作。四个连长都是陆军大学毕业，白崇禧、区景璋、夏威、徐成、黄绍竑、梁朝玑、黄中骢均是保定军校出身，其余多是陆军速成学校及其他学校毕业生。每连连附 6 员，学兵 128 人，分为 6 个班，班长由第一师步兵第三团择优调充。

* 作者当时系陆军模范营中士班长。

学 兵 来 源

学兵采用招考方式在南宁办理，规定 18 岁以上 25 岁以下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，身家清白体健者均可应考。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之侵略剥掠，军阀连年内战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青年苦无出路，藉此机缘踊跃报名应试，计有 700 多人投考，录取 500 余名。学兵中有高小未毕业的，有初中学生当了小学教员的，还有两名是左江地区的秀才。因为考区在南宁，桂、柳方面的青年投考机会不多，投考青年有些入营报到后见寝室设备不似学校，有的吃了一两顿掺有砂子、谷子的饭而打退堂鼓者有之。

管 理 教 育

这个营以“模范”命名，营长马晓军又是留日学生，醉心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教育精神，军阀式压服式之手段很为普遍。他们开口闭口“绝对服从”，军风纪、礼节、内务等等均很讲究形式。学兵违犯纪律采取罚立正、跑步、禁足（星期例假不准外出）、禁闭、开除等等。

学术科完全仿效日本，步兵操典，野外勤务，筑城教范，射击教范等书译自日本，依样画葫芦。精神教育则有“大总统（袁世凯）训词”及训条 12 项，勉励军人要爱国家，崇气节，知廉耻，守信义，爱民众，讲礼貌，爱护公物，团结御侮等等。窃国大盗袁世凯早已死了，但他的训词训条，当时马营长还要求同学背熟。

术科方面每天两次，是制式教练或战斗教练，或野外演习，或器械操、刺枪术、土工作业、实弹射击、夜间演习等等。制式教练由班、排而至连教练，战斗教练的规模大体相同，最后作班、排、连对抗演习，或在行军中演习攻击、防御、遭遇战、追击战、退却战等。学科每天三堂，由连长或连附分充教官。 4 个月的新兵教育完成，进行检阅，谭浩明督军率高级幕僚莅营检阅，此外还有黎元洪大总统的高等顾问金永炎中将参加，他们看到学兵们受阅时精神饱满，动作整齐，表示满意。同学们亦引为光荣。

生 活 片 断

学兵按部队二等兵待遇，月给饷银 6 元 6 角。当时是陆荣廷全盛时期，桂钞信用高，物价稳定，每月除伙食费外还有两元的饷银作为零用。服装比普通部队多些，发有军毡、蚊帐、紫花布衣服两套、衬衣两件，布袜、军帽、帆布鞋、草鞋、腰带、水壶、饭盒、工作器具和背包，连同枪支弹药共重约 30 斤。食水方面可说得天独厚，离标营不远的稻田路边有一个水井，水井不大但水较清洁，马晓军还仿日本人办法建两个大浴池，烧热水供沐浴，规定官兵每周入浴三次。广西地处亚热带，广西人绝大多数暑天喜欢每日沐浴，不习惯于浴池，且池水又不洁，不少人患皮肤病，对马营长颇有意见。

模范营开学不久，广西督军陈炳焜调充广东督军（遗缺由谭浩明继任），乘轮前往广州履新。马率全营官兵到洋关列队欢送，奏乐致敬，可谓别开生面的送别仪式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南宁标营占地很广，二十几栋的兵舍东西排列，中间是个大草坪叫内操场，为士兵连排以下制式教练之场所。因野草长了不便操练，每年都要铲草。某月某日马晓军命令学兵铲草，又同时拟就上联“铲草除根原乐志”征求同学开动脑筋作对，结果由马评定冠军是：“犁庭扫穴某某某”（三字忘却），共取 10 名，酌给物质奖励。

标营地势不高，几乎年年被水淹没。 1917 年秋潦成灾，全营迁入城内暂避，第三连迁住东门外维新街尾火神庙（当时的广西职业学校），同学伍某某不幸被洪水淹死。

护 法 北 伐

1917 年秋，由于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段祺瑞毁弃约法解散国会，西南各省在广州组织军政府，护法北伐，两广出兵北上支援湘南。推举谭浩明为湘、粤、桂联军总司令。广西兵分三路，第一路总司令韦荣昌，第二路总司令林俊廷（两军兵员都是巡防队），第三路总司令陆裕光（陆荣廷子，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）。模范营刚刚开始军士教育，奉命出发护法援湘。于同年 10 月从南宁乘船到达平南登陆，步行经蒙山、荔浦而至桂林。学兵初出茅庐未获长久的锻炼，背包枪弹重约 30 斤，日行数 10 里叫苦连天。不少人落伍，顾不得行军军纪，行行又憩；有的拿枪作扁担挑行李，又遇下雨天天冷，相当狼狈。保定军校出身的连附常替落伍兵扛枪，或拿雨衣给同学穿。模范营到达桂林，奉令改番号为湘、粤、桂联军总司令卫队第一营。同学闻讯大哗，认为营改名后等于普通部队，违反同学们弃文习武为将来救国救民的志趣，坚请收回成命。经过上级再三解释，保证改番号后仍旧继续原来教育计划，生活待遇不变，大家思想才通。

模范营不久入湘，在祁阳、零陵分驻约 3 个多月，用帆船输送开往长沙，顺流而下，饱览湘江两岸美好风光，大家感到非常高兴。第二连连附夏威在舟中赋五言绝句志兴：

潇水盈盈月，湘江习习风。
潇湘风月好，遥举一杯空。

不少官兵唱和助兴。抵达长沙，营住“又一村”湘、粤、桂联军总司令部内，担任警卫并执行巡查街道和纠察军风纪之宪兵勤务。大家军容整齐，纪律严肃，博得市民好评。1918 年 3 月，北洋军队攻破南军前线之岳阳阵地，谭浩明为了安定长沙市民民心起见，于某日戎装骏马，数 10 名乘马卫士跟在其后，在长沙市大街跑了一趟，同时四处张贴安民告示，原文如下：

岳阳小挫，兵家之常。本帅坐镇，自有主张。
谕尔人民，莫得惊惶。如敢扰乱，明正典章。

事情滑稽得很，谭联帅出了安民告示第二天就开溜了。同学们于告示尾后续上“过了一日，直走衡阳”8 字，以示讽刺。模范营跟着向湘潭背进，走在铁路上，因枕木距离比常步大，走路的人如把步子放大踏枕木上固然可以，但是时间久便觉吃力；假使照常步迈出两腿，则足掌踩在枕木中间碎石上，也令人难受。退兵时路上人流滚滚，争先恐后，不少地方有三或四路纵队，轨外人行路太过拥挤，逼着你走轨内。所以走起路来很易疲劳，长沙距湘潭仅 90 里，足足走了一天，有些人二更才到。在长、潭路上

我第一次看见广西巡防营纪律坏透了。他们沿途见鸡抓鸡，见狗打狗，拉民伕挑行李，拉不到就开枪恐吓。枪一响百姓跑了，广西粮子（湖南人叫兵为粮子）就纷纷作不速之客升堂入室饮酒吃饭。或倾箱倒箧掠取财物。铁路沿线乡村不但鸡飞狗走，壮丁亦逃避一空，真是空前浩劫。“大兵过，篱笆破”足为广西旧军写实，给湖南民众留下极坏的印象。

模范营退出长沙，营部没有行军命令规定行军次序，因此，各连争先恐后，各走各的。马晓军则乘轮船先走，同学们深为不满，到湘潭后才把背包交船运走，续向衡阳、零陵进发。据说，督军署原来对各连发有夫费的，已被马晓军侵吞完了。

北洋军阀反攻岳阳部队之中坚力量是有名的吴佩孚第三师，湘、粤、桂军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桂军退到祁阳县之黄姑岭，北军才停止追击。后来听说吴佩孚于同年 4 月到衡阳后，叫人通知谭浩明：北军不再追击，南军不必远跑了。谭为检讨失败教训，在东湘桥开了军事会议。陆裕光于前线溃退后一溜烟跑回武鸣打猎去了。据说，韦荣昌提出弹劾，请求把他枪毙。模范营奉令暂在东湘桥候命。

旧桂系头头经过这次军事失败的教训，深知巡防营不加改造不能图存和称霸西南。遂先在南宁成立广西陆军混成旅，以李祥禄（武鸣县人）为旅长，由模范营调马毓骝、朱为轸、曾志沂、苏瑞、区景璋等 16 名干部和二三百名学兵作骨干。本营军官缺额或由督军署委派新从保定军校毕业回省之学生如陈雄、余志芳、郑沧溶等来充实，或从营内学兵提升。马营长为郑重其事，对学兵举行测验以定去留。对不愿离营及落选同学编为第一连。其余各连列兵由广西募补或招安土匪充实。人事作了调整，谭浩明把马晓军升为第一军副司令，派任毅（谭的女婿）接充营长。但任不懂军事始终不敢到职。第一连连长白崇禧，第二连连长张守义，第三连连长黄绍竑，第四连连长廖光，新成立机关枪连连长夏威，黄旭初升为少校营附。白崇禧对学兵进行军官教育以满足同学要求。1919 年直系曹锟和皖系段祺瑞暗斗激烈，势将火拼。陆荣廷和直系勾结起来，北军不再南下，桂军撤回广西，模范营返桂林小住， 1919 年 8 月调回南宁。

五 属 剿 匪

模范营返抵南宁不久，谭浩明派该营往同正、扶南、绥渌、左县、崇善五属剿匪。这五属靠近南宁，治安欠佳，左江下游航运亦有劫案发生，陆、谭责成马晓军两个月内要把土匪肃清。第一连出发到扶南县布窑村（近左江左岸），连长白崇禧为了提高全连人员的警惕性，讲述了土匪头子沈鸿英的发跡经过。说沈是徒手起家，他啸聚亡命之徒，半夜潜水登上停舶河中之水警木头船上，乘哨兵熟睡，加以杀害，掠去枪支 10 余支作为本钱，逐渐坐大，以后招安出来步步高升。过了几天，第一连开进匪区附近准备实行围捕，讵知狡猾的匪徒居然敢乘我初到，对我连进行夜间袭击，在屋外呼呼开枪射击，若不是哨兵发觉鸣枪报警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枪声一响，白崇禧沉着指挥战斗，叮嘱不见匪影不准开枪，土匪见我官兵没还枪，胡乱射击分把钟后就自动逃跑。因在黑夜，我部队不敢追击，怕中土匪埋伏。马晓军采取先剿后抚办法，由各连分区负责。我连主要是对扶南县包干，并于夜间奔袭数处，但收获不大。土匪消息灵通，害怕我营枪

械犀利，不敢抵抗，便化整为零，所以我们往往扑空。马晓军对五属剿匪抚的方法大概是采取村清其村，团（指团局）清其团，族清其族的办法。先令县知事召集各团局董宣布，要及时报告该团局内土匪姓名，不准通匪、济匪、窝匪；团局转而要求各村长照办；村长要求各族族长和甲长照办。接着由各连长到各村清点人员，成年男女都要前来接受点名，不到者勒令村（族）长通知限期前来补点，如系土匪则悬花红若干缉拿归案（花红银存该县署）。清点人员之所以能辨出良歹，“线功”（指内线人员）之作用很大。当点到某人时，“线功”指认是土匪的，散会时即予扣留讯办。清点人员时同时要点验枪支，加以烙印，如枪主以枪济匪即与匪同罪。模范营十分强调纪律，在围捕部队离村时，征求村长意见证明部队没有非法行为后才离开。

模范营仅用一个多月即告完成剿匪任务。督军署指名要缉拿梁明钦等 13 名匪首，除有两名远逃钦廉外，其余无一漏网。连同匪首惯匪共捕 36 人，马晓军命令第一连将其收容看管训练，但连长白崇禧设计把他们全部枪决。其经过如下：

白崇禧与连附余志芳、郑沧溶、许汉琛等商定，于某日，自新匪收操后，由白对他们讲话。白说：“你们自新后来到本连接受训练已有数天，大家遵守纪律努力操练，足见愿意改邪归正，马司令（晓军）亦甚高兴。但日来接到渠黎圩（本连驻地）商民控告，说你们当中有人为非作歹强买强卖擅拿东西等等情事，并亲来连部要求索还。我想，你们既然决心自新，不会再有这种行为。为了保持本连军纪名誉起见，决定准许他们来部指证，谁人做了坏事谁举手。”结果没有人举手，白继续说：“好吧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回头你们就到连部隔壁房子由商民认罢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用不着怕，我办事公正，绝对不许他们冤枉好人，你们放心”。白讲完即拿名单唱名，由连附许汉琛带进连部侧室，进室后即由孔武有力的学兵把匪嘴塞住，绑好，推到后山草坪排成一列横队。最后数匪中有一人挣脱逃跑，学兵追不上，开一枪把他击倒。余匪听闻枪声，惊慌起来，纷纷质问：“连长！做什么？”白答：“是不是走火？等我去看看！”少顷，白回来说：“卫兵走火，不必惊惧。”白崇禧来到刑场，数一数匪数，叫同学们在匪后数步站着，一人对着一个土匪，下令“开枪”一下就把十数年来在五属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恶贯满盈的 36 名首匪惯匪干掉。我当时是中士班长，也参与其事。对白崇禧擅杀降匪，司令马晓军出布告假意谴责了一下，并未作其他处理。民众反映不错，说“杀得好！”事后，绥渌县民众还于东门圩（该县公署所在地）建立“马公生祠”纪念马晓军。模范营班师回南宁时，民众夹道欢送。

结　　束

模范营回师南宁，督军谭浩明在署内设宴为马营长以及各连连长庆功慰劳，备致嘉勉，表示满意。宴毕，亲自送出督署大门。接着发表马晓军为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，率本营前往柳州归建。该团原有两个营，改本营为第一营，由黄绍竑代理营长。这时候陆、谭在南宁筹办广西陆军讲武堂培训全省军官，马晓军就在营内提升一批班长及少数军士为少尉代理排长，送往讲武堂受训。计有李树椿、凌压西、韦来奋、马庆华、张景棠、韦斌（后改韦布）、冯璜、马启东、韦智辉、马翼汉（营部军医）等 10 人。

模范营其余学兵看到升学无望，前途渺茫，请求退伍。经督军署批准，马晓军为此举行退伍仪式，发给“修得证书”和足够旅费予以遣散。第一连列兵缺额另行募补，但不再称为学兵。至此，模范营正式结束。

（1980 年 8 月）

我所知道的黄绍竑

冯　璜*

黄绍竑是新桂系集团首脑之一，中途脱离投到蒋介石的怀抱，做了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、浙江及湖北两省主席。抗战期间曾一度任军委会第一部长，及第二、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。黄投蒋后，始终没挖过新桂系之墙脚。反之，国民党搞总统、副总统竞选时，黄竭力替李宗仁拉票，使李当选副总统，帮了新桂系的忙。淮海战役，蒋介石一败涂地被迫下台，李宗仁代理总统。李抱着划江而守、徐图反攻的野心，表面上响应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进行和平谈判，派出代表团前往北平磋商和平问题，黄绍竑是代表之一。由于国民党拒绝中共提出之条件，黄绍竑乃断然与国民党彻底决裂，应邀前往北京靠拢人民。笔者是新桂系成员之一，与黄绍竑既是小同乡又是亲戚（笔者发妻是黄族妹），对黄之为人知道一些，主要侧重于四·一二以前的事情。兹叙述如下。

一、黄绍竑家世及青年时代

黄绍竑 1895 年出生于广西容县一里山咀村，地主家庭。父亲黄玉梁号少颠，前清举人，后来学习中医，兴办新学，乐为民众治病解困，乡人啧啧称善。

黄绍竑有同胞哥哥四人，长绍端，次绍彦，三绍奇（仲庵），四绍竦（天泽），绍竑最幼。有姐二人，妹三人。绍竑原配韦氏现住香港，生二女，长女振培现在北京大学，次女振球现在全国工商联。1926 年绍竑娶蔡凤珍（曼丽）为平妻，生子德芳早死，次子行芳及女振文均住香港。

绍竑幼在私塾读书，后习新学，专攻国文、算术、物理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 年）绍竑年 13 岁，随人前往桂林投考陆军小学堂，因过期改入兑泽（后改模范小学）小学。宣统二年（1910 年）考入陆军小学，绍竑因不满清朝专制，与同学夏威、陆受祺（均容县人）等八人秘密组织一个小团体，从事革命活动。绍竑陆小尚未毕业，恰值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武昌起义，陆小部分学生请缨北伐。绍竑报名参加学生军北伐敢死队，出发武昌。不久，南北和议告成，广西学生军开赴南京，旋即取消，学生拨入南京入伍生队训练。绍竑入队不久，因不满该队的管教，要求退出，流浪南京。后赴武汉，得到族兄绍璟（剑鸣）介绍，人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（前称陆军中学）。两年期满考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入学前先在陆军第十师入伍半年，入校学习

* 作者当时系黄绍竑部之副官、连长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营长等。

一年半，于 1916 年底毕业。北洋政府陆军部分发绍竑回广西督军署，被派到广西陆军第一师（师长陆裕光）充准尉见习官。

二、广西陆军模范营与黄绍竑

容县人马晓军，前清秀才，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，毕业回国，在北京北洋政府陆军部工作，后在广西督军署当参谋。马在日本和北京就屡次向北洋政府和陆荣廷上书，陈述训练新军之重要性。1917年，广西督军陈炳焜（后谭浩明）创办广西陆军模范营于南宁东门外旧标营，在南宁招考初中、高小学生为学兵。派马晓军为中校营长、马毓骝（子骏）为少校营附，委朱为轸、曾志沂（希吾）、黄旭初、龙振麟（均陆军大学毕业）为第一、二、三、四连连长。每连设连附 6 员（不称排长），黄绍竑、白崇禧、夏威、张淦等均是连附。

黄绍竑在模范营教练学习跑步中，身先士卒，跑得整齐和持久，得到学兵称赞。

1917 年 10 月，模范营离桂参加护法北伐。 1918 年 3 月，护法军败退回广西，此时黄绍竑任第三连连长。1920 年，孙中山令陈炯明率师回粤驱逐旧桂系。粤、桂战争爆发，黄绍竑时在旧桂系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团任营长。桂军战败，退回广西时，在禄步圩被粤军堵截，黄绍竑营和林虎部李宗仁营奉命攻击，经苦战，才取得胜利，部队才退回广西。到了梧州，谭浩明命马晓军率黄绍竑营赴远离前线的百色。后因刘震寰投降粤军，梧州很快放弃。粤军长驱直入，很快占领南宁。远戍百色之黄绍竑勾结鸦片烟商大做生意。事为督军署所闻，下令查报。马晓军为保自己乌纱帽起见，大骂黄绍竑：“昨天你是我的座上客，今天要把你做阶下囚！”黄不得已把非法收入一部分给马晓军。马便把营部军需李翘桱作替罪羊，诳报督军署说是已把李某撤职。另将李翘桱改名为李秀年，继续充当军需。我为私情所驱使，在讲武堂学习紧张中曾写信劝告黄绍竑，有以下一句：希望你为前程珍重，勿再做犯法行为。

时陈炯明、马君武省长任命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司令，以冯卯实为参谋长，黄绍竑为第一营营长，白崇禧为第二营营长，夏威为第三营营长，陈雄为机关枪连连长。马派第一营前往东兰剿匪。

被粤军击败之旧桂系桂军刘日福等部数千人，麇集靖西附近，改称广西自治军，推刘日福为第一军总司令，他们侦知百色黄绍竑营出发东兰，遂乘虚入占百色。马晓军认为敌我众寡悬殊，不敢抗拒，与敌人和平共处，檄调黄营回百色。

黄绍竑在奉令剿匪出发将近江平途中，乘马过桥失蹄坠于深坑里，受了重伤不能行走，只得延医疗治。第四天继续出发，到达东兰附近侦察敌情地形后，次日开始攻击。土匪匪首覃六以一部守城，主力集结城外山上。黄绍竑派许炳章营（临时配属，不满 200 人枪）迂回山后进击；自己亲率主力向山上土匪仰攻；又派一连长许汉深攻城。双方激战，我已占领山腹，黄绍竑因伤未全愈爬不上去，叫我指挥：“冯副官（我由讲武堂结业回来被委充营副官），你替我指挥驱逐敌人。”掌旗兵扛着白边红心镶有黄字之绸质队旗跟随我后，节节进攻。约半个小时后敌人溃走，我营占了山顶不再追击。黄绍竑遂入城安民，县知事罗惠及从乡下回来，马泗川也由那地来会。马司令令黄班师回去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